

## 心理宣传视域下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冷战转型

陈永贵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4)

**内容摘要:** 从心理宣传视域考察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冷战转型, 重点在三个时期, 一是二战之前, 美国海外学生交流政策体现为从“偶然性、附带性, 且突出实用”到二战期间有意识地利用海外学生交流服务战时心理宣传。二是杜鲁门政府时期, 冷战爆发促使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从实质上完成了向冷战心理宣传工具的转型。三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 美苏阵营冷战的对峙加剧, 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无论从实质还是形式上都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学生交流项目在其冷战心理宣传中的作用。经此转型, 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作为冷战工具逐步被美国政府纳入到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轨道之中, 成为美国政府打击和破坏异类文化或意识形态, 对外传导美国国家意志、输出美国价值观和争夺人们“心灵”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心理宣传 美国海外学生项目 冷战转型

**中图分类号:** K7705520 **文献标识码:** A

国际学生交流伴随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而其历史存在久远。进入 19 世纪后半期, 国际学生交流项目因美国的对外扩张需要而不断得到重视和加强。美国海外学生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受不同动因的推动, 相应地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渊源和组成部分。<sup>1</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冷战爆发, 海外学生交流项目作为冷战心理宣传工具被纳入美国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轨道之中, 成为美国政府对外传导国家意志、输出美国价值观和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途径。就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向冷战心理宣传工具的转型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尚无专论。为补学界研究之阙如, 笔者在相关研究成果<sup>2</sup>的基础上, 拟对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是如何完

<sup>1</sup> 参见陈永贵:《从传播“基督福音”到冷战心理宣传——论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的历史演进》,《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05—108页。

<sup>2</sup> 相关著述: Philip H.Coombs, “The Past and Future in Perspective,” in *Cultural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 ed. Robert Blu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Randolph.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Frank H.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Fitzhugh Green, *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8.; Thomas C.Sorensen, *The Word War: 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John W.He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1969.; Charles A.Thomson and Walter H.C.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Foreign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Frederiek • Barghoom, *The Soviet Cultural Offensive: The Ro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Walter.Hix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St.Martin's Griffin, 1998.; 韩召

成向冷战转型并使其服务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 一、二战前美国的海外学生交流政策

二战前，美国政府介入其海外学生交流的关键时期是 1938 年至二战结束，主要涉及美国政府如何介入对外学生交流、如何分工管理、有哪些具体政策以及与此有关法案出台等方面。

自建国以来，美国长期作为文化的输入者，主要是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思想为美国所用，并使这些外来文化创造性地融入本土文化。<sup>3</sup>其中选派学生出国交流是重要的一条途径。自美国内战结束以来，随着其国力突飞猛进，美国开始引入海外学生赴美交流。但在 1938 年之前，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的政策特点是“偶然性、附带性，且突出实用”。<sup>4</sup>如 1900 年，为配合对古巴的占领，美国政府从古巴引入 1400 名古巴教师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暑期学习；1908 年，为平息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罗斯福政府退还庚款余额以用于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从 1909 至 1929 年，庚款赴美留学生共计 1000 余名；<sup>5</sup>“一战”后，美国利用援助比利时的剩余救济款设立了比利时—美国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由胡佛领导，共资助了 700 名比利时和美国的学生到彼此国家接受教育。<sup>6</sup>1937 年 6 月 29 日，《推进美洲国家间文化关系公约》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公约提出了促进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的学生、教师和教授交流计划，为此，美国政府首次出台了支持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的财政政策。随着纳粹德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愈加明显，国会进一步授权国务院实施《文化关系公约》规定的师生交流计划，要求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每年交流 2 名教授和 2 名学生。<sup>7</sup>上述海外学生交流仅为美国对外文化关系史上比较突出的个案而已，而且只是美国政府尝试介入海外学生交流活动的肇端，就实质而言，在 1938 年之前，美国尚不存在一个连贯的海外学生交流政策。

1938 年初，美国国务院美洲司官员理查德·皮特在一份备忘录中，具体讨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以教授和学生交流为手段在拉美进行的文化宣传，他认为，纳粹德国此举

---

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胡文涛：《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史学集刊》，2007 年第 1 期。

<sup>3</sup> Philip H.Coombs, “The Past and Future in Perspective,” in *Cultural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 ed. Robert Blum,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1963, pp.140—141.

<sup>4</sup> Francis J.Colligan, *Twenty Years After: Two Decades of Government Sponsored Cultural Relations*, prepared for U.S.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6689,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al and Cultural Series, Washington, D.C.:GPO, 1958, p.2.

<sup>5</sup> Rosemary O'Neill, *A Brief History of Department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pecial report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73, p.3.

<sup>6</sup> *The Belgian-Americ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http://www.baef.be>. accessed September 8, 2008. 2013-05-12.; Rosemary O'Neill, *A Brief History of Department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pecial report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73, p.3.

<sup>7</sup> Randolph.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6.

旨在“蓄意攻击民主思想，同时助长极权意识形态”。<sup>8</sup>对此，皮特在备忘录中指出，“缺乏相互理解的国家间政治关系是不中用的”。<sup>9</sup>作为对纳粹德国在拉美文化宣传攻势的反应，1938年7月27日，美国在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司，以此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教授、教师和学生交流，当然这只是其重要职能中的一项。但至此，具体涵盖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的文化开始成为继军事、经济、外交之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第四根支柱。<sup>10</sup>成立之初的美国文化关系司在制定有关海外学生交流政策上主要依赖私人机构，而且无权为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申请和提供资金。正如行政助理国务卿乔治·麦瑟史密斯在1938年的美国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指出的，文化关系司的任务就是“协助美国的基金会和高校”开展海外学生交流。<sup>11</sup>美国政府做出如此安排的政策考虑是：由文化关系司协助私人机构开展美国对外学生交流，旨在向拉美各国和整个世界表明：美国的海外学生交流不同于纳粹主义。对此，首任文化关系司司长本·彻林顿详细指出：“当希特勒利用教育交流作为国家政策宣传工具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决定向世界证明美国的文化关系司与纳粹德国的‘启蒙宣传部’根本不同，它将是美国思想自由和教育诚信的忠实履行者。”<sup>12</sup>为此，美国国务院规定：文化关系司在美国的海外学生交流活动中要坚持两大原则：一是海外学生交流应是相互的，不能将其强加给外国人民。二是海外学生交流活动应以美国私人机构为主，重在教育而不是宣传。<sup>13</sup>这也说明美国政府谨慎介入海外学生交流，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新工具。

为了为海外学生交流提供法律支持，1939年5月3日，美国第76届国会通过了63号公法，公法“授权美国总统……随时选派人员赴国外从事一次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服务，凡是具有技术或专业资格的人都可以为美国政府所雇佣。”<sup>14</sup>这样，总统只要认为派出人员符合美国公共利益，他就可以向拉美国国家提供任何领域的专家。继63号公法之后，美国国会又在同年8月9日通过了355号公法，在此公法下，专门设立了美国与拉美国国家长期学生交流

<sup>8</sup> Stephen J.Duggan, “A Professor at Large,” in Walton, CU History Project, chapter 2, p.5.

<sup>9</sup> Frank H.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7.

<sup>10</sup> Randolph .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7.

<sup>11</sup> Frank H.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8.

<sup>12</sup> Francis J.Colligan, *Twenty Years After: Two Decades of Government Sponsored Cultural Relations*, prepared for U.S.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6689,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al and Cultural Series, Washington, D.C.:GPO, 1958, p.3.

<sup>13</sup> Charles A.Quattlebaum, *Government Program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 Survey and Handbook)*, report prepared for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85<sup>th</sup> Congress, 2<sup>nd</sup> session, 42<sup>nd</sup>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GPO, 1959, p.53.

<sup>14</sup> Charles A.Quattlebaum, *Current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report prepared for Library of Congress 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 Public Affairs Bulletin No.51, Washington, D.C.:GPO, March 1947, p.15.

项目，即 PL355 学生项目。<sup>15</sup>这两部法案成为 1939 年至 1946 年期间美国进行海外学生交流的法律基础，有利于扩大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的人员交流范围。在 1939 到 1946 年期间，文化关系司负责管理美国对外教授、学生和教师交流，但起初只是服务美国私人机构的婢女——即第 367 号国务院令为其确立的服务私人机构的政策方针。<sup>16</sup>据此方针，本·彻林顿为避免海外学生交流受到政治操纵，尽可能寻求通过私人基金会、民间组织和私人机构来开展工作。这样，文化关系司与卡耐基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教育协会、美国教育理事会等私人机构建立了紧密关系。但其任务只是协助私人机构开展海外学生交流，因此，它常常屈从于这些私人机构。文化关系司在其内部成立了由私人机构代表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以帮助其制定政策。正如弗兰克·宁科维奇所言：“1939 年之前文化关系司的国际文化活动日程是按照私人机构项目需要进行安排的。”<sup>17</sup>

二战全面爆发后，文化关系司因战争需要迅速加强了其职能：一是向美国驻外使馆派驻文化官员，以协助使馆处理文化问题，并向国务院汇报其在各国的重要文化活动进展情况。<sup>18</sup>二是扩大了其海外学生交流活动的范围，除拉美国外，还利用国会拨付给总统的紧急资金，建立了包括教授、学生和教师交流的中国教育交流项目。<sup>19</sup>通过上述发展，美国海外学生交流开始从地区向世界扩展。同时，海外学生交流成了美国战时信息宣传的帮手。1940 年美洲事务协调局成立，罗斯福总统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局长。1942 年战时信息处成立，埃尔默·戴维斯担任信息处主任。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加强了美国的战时信息宣传。洛克菲勒指示其工作人员要集中于“信息宣传”而不是“文化交流”。战时信息处也与媒体合作以增强美国政府对世界公众舆论的影响。<sup>20</sup>此外，事务协调局和战时信息处还加强了与文化关系司在学生、教师、教授等人员交流上的合作。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战时信息处、事务协调局和文化关系司之间的战时合作模糊了美国海外学生交流与政府信息宣传之间的界线，这种交叉重叠成为后来美国政府长期争议的根源。<sup>21</sup>海外学生交流是否最终滑向美国政府的信

---

<sup>15</sup> Randolph.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9.

<sup>16</sup> Randolph.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0.

<sup>17</sup> Frank H.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3.

<sup>18</sup> Francis J.Colligan, *Twenty Years After: Two Decades of Government Sponsored Cultural Relations*, prepared for U.S.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6689,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al and Cultural Series, Washington, D.C.:GPO, 1958, p.1.

<sup>19</sup> Charles A.Quattlebaum, *Government Program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 Survey and Handbook)*, report prepared for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85<sup>th</sup> Congress, 2<sup>nd</sup> session, 42<sup>nd</sup>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GPO, 1959, p.54.

<sup>20</sup> Philip H.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p.26—27.

<sup>21</sup> Philip H.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 27.

息宣传轨道，则成为观察战后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向冷战转型的关键。

## 二、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海外学生交流政策

二战结束，世界恢复和平。美国的战时信息宣传机构美洲事务协调局和战时新闻处在战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sup>22</sup>因此，在1945年8月31日至12月31日的四个月里，杜鲁门在国务院设立了临时国际新闻处接替并履行战时新闻处、事务协调局和文化关系司的工作，临时国际新闻处成了临时管理和协调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机构。实质上，这次机构的撤并调整是杜鲁门政府为了弱化和平时期的信息宣传，保留和突出了对外文化教育交流。1946年1月1日，国际信息和文化事务处成立，取代了仅作过渡的临时新闻处。<sup>23</sup>此后，与海外学生交流项目密切相关的《富布赖特法案》和《史密斯—蒙特法案》分别在1946年和1948年出台。

1946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经国会通过的《富布赖特法案》，此法案成为战后美国开展海外学生交流的法律基础。根据此法案，美国国务院利用出售战争剩余物质所得款项，设立了富布赖特学生交流项目。同时，根据法案又成立了“国外奖学金委员会”，其成员由总统任命。为避免受政治控制，国外奖学金委员会在人员遴选上具有最终决定权，而委员会是超党派的，主要依靠和通过私人机构完成其工作任务，如委员会通过国际教育协会协助遴选学生奖学金获得者，通过美国教育处遴选教师奖学金获得者，通过学术研究理事会遴选讲师和研究人员奖学金获得者。<sup>24</sup>这种政策安排旨在避免海外学生交流项目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是美国国会、政府、私人机构以及知名人士在战后临时达成妥协的结果。“随着冷战毫无疑问的到来，……国会议员开始感到美国应该回应共产党国家针对自由世界的宣传。”<sup>25</sup>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要想在“相互理解”和“心理宣传”之间做出合理的边界划分已经很难了，因为学生交流本身就不同于新闻媒体、广播影视、图书展览等媒介的直白宣传，它具有软渗透、潜在性、长周期的宣传功能，更具人性化和易感性。因此，在1948年1月27日国会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案》中，美国政府对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对外宣传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更好的了解，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sup>26</sup>法案将美国政府可以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活动分为两种：一是“在国外传播关于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策的信息宣传活动”；二是“与其他国家在人员、知识、技能交流方面、在技术和其他援

<sup>22</sup> Philip H.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117.

<sup>23</sup> Randolph.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3.

<sup>24</sup> U.S.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CU Chronolog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66, p.1.

<sup>25</sup> Fitzhugh Green, *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8, p.23.

<sup>26</sup> Thomas C.Sorensen, *The Word War: 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24.

助方面、在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发展交流、谋求合作的教育交流活动”。<sup>27</sup>据此，在执行宣传活动时，美国国务卿被授权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学生、培训人员、教师、客座讲师、教授和某些专业知识技术领域拔尖人才等人员交流”。<sup>28</sup>国会在法案中虽然“严格区分了信息宣传活动与教育交流活动，并坚持将两者分开”，主要是为减少反对和阻力，保证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此外，在法案条款的措辞上，突出了文化教育交流的主旨和论调，即促进相互理解、互惠合作等。但在冷战背景下，法案实质上加强了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心理宣传功能，是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在战后向冷战心理宣传迈出的重要一步。

要想阐释清楚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如何向冷战转型，在此有必要了解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对信息宣传的态度及与此有关的重大活动。在所述四个月期间，杜鲁门曾提出了对信息宣传的看法，他说，“对外关系的本质使美国必须将对外信息活动作为我们从事对外事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可以终止战时政府的宣传活动，但有些活动仍需继续进行下去，……努力保证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目标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提供一幅全面公正的图画。”<sup>29</sup>其实，杜鲁门这里所说的“有些活动”就包括美国海外学生交流活动。但在1946至1953年期间，美国政界特别是国会、国务院及总统之间在对外宣传上存在着分歧。一些美国人和美国国会对政府在和平时期从事对外宣传活动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敌意，认为“心理战只是战争的需要，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进行肮脏的宣传活动。”<sup>30</sup>同时，这些人担心政府利用宣传机器操纵国家公众舆论。在国务院内部，部分人担心对外宣传会影响外交谈判和保密工作。但冷战爆发和苏联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使美国“国会开始意识到宣传机构的重要性”。<sup>31</sup>1947年夏天，“史密斯—蒙特委员会”在赴欧洲调查后向国会报告称，共产党“正在对我们进行进攻性心理战”。对此，报告建议“我们必须进行强大、有效的信息、教育交流活动”。<sup>32</sup>之后，根据《史密斯—蒙特法案》，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了国际新闻处和教育交流处，均由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管辖。1949年，在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下面设立总监，直接负责管理信息宣传活动和教育交流活动，这“十分有益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中公众舆论因素更完全的统一”。<sup>33</sup>此外，杜鲁门总统又直接任命了两个委员会，即信息咨询委员会和教育交流委员会，以此全面加强美国的对外信息宣传。杜鲁门政府虽然在其所谓的对外“信息活动”中一再表明是为了“公正地展示美国，纠正对美国的误解和错误的认识”，

<sup>27</sup> Thomas C.Sorensen, *The Word War: 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24.

<sup>28</sup> Philip H.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32.

<sup>29</sup> John W.He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1969, pp.35—36.;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sup>30</sup> Philip H.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28.

<sup>31</sup> Fitzhugh Green, *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8, p.23.

<sup>32</sup> John W.He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1969, pp.40—41.

<sup>33</sup> John W.He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1969, p.42.

但自 1948 年以来，美国“信息活动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是强调让全世界准确、公正地了解美国转变为更加注重十足的宣传活动。”<sup>34</sup> 此后，美国的信息宣传和教育交流因为以下情况正趋于契合：一是信息宣传因“调子太刻薄、充满敌意”而对其宣传风格进行调整；二是教育交流因冷战心理宣传需要再也无法“独善自身”。在这种情况下，1952 年，杜鲁门政府根据巴雷特的建议，将国际新闻处和教育交流处合并为一个半独立机构，即国际新闻署。本来在信息宣传和教育交流问题上就撕扯不清的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同一个机构管辖下，更无法分辨和判断它们之间的区分边界在哪里？而且在事实上，美国政府的信息宣传活动和教育交流活动并不是截然分开。

随着冷战加剧和宣传强化，杜鲁门政府陆续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心理宣传计划。1950 年 4 月，杜鲁门高调提出了对外宣传计划“真理运动”，其在动员会上宣称，“宣传自由和民主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为此，我们应该……为外国学生提供更多到美国学习的机会”。<sup>35</sup> 为了加强“真理”宣传，1950 年底，美国国务院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意下，组织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的 22 名社会科学等领域专家组成“特洛伊计划”项目组，目的是通过这些顶级专家教授的研究以期找到把“真理”传到“铁幕”后面的理论和方法。1951 年 2 月 15 日，在其送呈美国国务院“特洛伊”项目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学生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的真实影像传达到交流国家的最好办法之一”。<sup>36</sup> 1951 年 4 月，杜鲁门政府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由其专门负责美国公开和隐蔽的心理宣传战。在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的众多心理战计划中，都会涉及到学生这个重要的宣传目标群体，针对这个群体拟定若干美国海外学生交流条款，如《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中的美国西欧学生交流项目、《对中东的心理战略计划》中的美国中东学生交流项目、《培养日本亲美倾向的心理战略计划》中的美国日本学生交流项目，以及在《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等中以学生交流为手段进行的心理宣传行动等。虽然在机制上，还有待于设立加强对美国心理宣传进行协调、领导、执行的机构，但在实践中，杜鲁门政府已经把海外学生项目纳入到了美国冷战心理宣传的轨道，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基本完成了向冷战的转型。对此，菲利普·库姆斯指出，“在冷战背景下，教育交流项目很快被信息宣传项目所超越，并逐步沦为它的婢女。”<sup>37</sup> 而作为教育交流项目下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命运亦如此。

###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海外学生交流政策

<sup>34</sup> John W.He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1969, p.46.

<sup>35</sup>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50—1955, Vol.4., part14,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pp.3163—3164.

<sup>36</sup> *U.S.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briefing of Project Troy detailed*. Document Number: CK3100284122.DDRS.; Park Armstrong comments on the U.S. Army report on Project Troy. Document Number: CK3100284115.DDRS.

<sup>37</sup> Philip H.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33.

海外学生项目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完成向冷战的实质转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此基础上，就海外学生项目在政府层面的管理归属和推进力度上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在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政府管理归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做了以下强化和完善工作。

一是成立美国新闻署，由其接管并加强了美国的部分对外学生交流工作。1953年8月1日，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第8号重组计划令，成立了美国新闻署。<sup>38</sup>美国新闻署的成立，是美国内部在信息宣传和文化教育是合是分、如何对其进行界定区分以及应归属谁管等问题上长期争论和最终妥协的结果。在这种新机制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宣传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明确由美国新闻署负责美国政府的信息宣传活动，而且新闻署的行政级别很高，入列美国政府内阁核心部门，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组成单位。期间，就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而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本想把其连同整个信息和文化项目都转移给新闻署，但由于富布赖特、史密斯、蒙特等参议员们的反对，导致杜勒斯企图把海外学生交流项目转到新闻署的计划失败，作为妥协，在国务院设立国际教育交流服务处，由其负责管理美国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sup>39</sup>其实，富布赖特等人因担心新闻署会利用其在国内进行宣传，所以他们只反对把整个学生交流项目转给新闻署，而不反对针对国外的学生交流项目转给新闻署。因此，在美国驻国外负责教育交流项目管理的官员中，有新闻署的成员，这些人员的工资由新闻署支付，他们有权遴选奖学金获得者。<sup>40</sup>据此，美国新闻署负责的海外学生交流项目有：富布赖特项目下的学生交流项目、国际访问者项目、与新独立国家的中学交流项目、英语教学项目等。

二是设立管理协调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国务院特别助理职位。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根据“第四点计划”，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了技术合作署，以加强对世界落后地区的技术交流援助。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设立了取代技术合作署的国际合作署。在这种取代背后，是美国国务院收回了对国际技术援助项目的管理权，因为这一项目当时涉及到近9000名技术交流专家，其中由国际教育交流服务处负责实施的教育交流人员就达5500人。<sup>41</sup>为了克服因交叉重叠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美国国务院委托明尼苏达大学校长J.L.莫里尔负责研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的方案。1956年5月1日，莫里尔向国务院提交了由其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报告，报告认为，两个项目都与交流合作国家的教育机构联系密切，在美国国内都寻求与美国高校的合作，而且两者在目的上殊途同归，即都是为了展示美国、宣传美国，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新职位以加强对美国政府、国会、公众交流活动的协

<sup>38</sup> James Q. Donovan, ed.,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s*: CU History Projec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 p.21.

<sup>39</sup> Randolph. 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8.

<sup>40</sup> Randolph. 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9.

<sup>41</sup> Charles A. Thomson and Walter H. C.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12.

调，从而使文化教育交流和技术援助交流成为美国影响国际事务的主要工具。<sup>42</sup>据此报告，1958年12月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务院增设了特别助理一职，专门负责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工作，同时以新设的教育文化事务局取代国际教育交流服务处。肯尼迪执政后，将特别助理升级为助理国务卿。这一变化和调整无疑提高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下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的地位，同时还突出了此项目的对外宣传倾向。由此可见，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无论是由新闻署，还是国务院负责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都加强了其在冷战心理宣传中的作用。

有了这样的机制安排，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推进力度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一是设立了总统特别资金，以加强总统对对外人员交往方面的资助力度。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敦促国会批准一项特别资金，以资助美国的文化和竞技团体赴国外进行旅行交流。艾森豪威尔希望以此来对外证明和宣扬美国在文化和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当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了5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以用于对外戏剧、音乐艺术展演和国际贸易展览。1956年，这一紧急项目成为法案，即《国际文化交流和参加贸易展览法案》（PL860）。<sup>43</sup>

二是提出“大规模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计划”。1956年9月，艾森豪威尔召集工商、行业、自愿者组织的领导人进行座谈，组成了一个推动“人民与人民交流项目”的委员会，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此项目有力带动了私人机构想方设法加强美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接触和交流。艾森豪威尔为此呼吁，“伟大的美国人的行动”包括学生、官员、工会和普通旅行者。

三是启动了东西方文化教育交流谈判，签署了东西方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实施了东西方学生交流项目。1955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峰会上正式提出东西方交流应成为会议的议题，开启了美国与苏东国家进行人员和信息交流的谈判。1957年10月28日，美苏双方代表对文化交流协定的各项条款进行了实质讨论。期间，就东西方学生交流的条款，美国谈判代表肯尼斯·何兰德与苏联谈判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取得实质进展。<sup>44</sup>1958年1月28日，美苏双方就文化教育交流基本消除大的分歧，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议》，双方同意互相交流学生和学者、艺术家、作家、科学家等。<sup>45</sup>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是美苏之间开始进行有规律的学生和学者交流活动。就美

---

<sup>42</sup> J.L.Morrill, *A Proposal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Service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submitted May 1, 1956,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56, p.1.

<sup>43</sup> Randolph.Wieck, *Ignorance Abroad: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Westport Con: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9.

<sup>44</sup> Frederiek •Barghoorn, *The Soviet Cultural Offensive:The Ro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83

<sup>45</sup>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17, 1958, pp. 243—247.

国政府而言，其大力推动与苏学生和学者交流项目旨在“促使苏联觉醒”。<sup>46</sup>为此，艾森豪威尔呼吁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的是成千上万而不是屈指可数的学生的接触项目，那该多好”，<sup>47</sup>艾森豪威尔竭力推动和实施大规模的对外学生交流。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借口，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学生交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是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1961年9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海斯法案》，该法案为美国长期开展海外学生交流提供了法律基础和经费支持，该法案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间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sup>48</sup>二是强化政府管理力度。肯尼迪总统在国务院新设立负责文化教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位，其首要目标就是整合美国所有涉及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机构，提高其运行效能。<sup>49</sup>三是创建和平队。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总统宣布成立国家和平队，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由涓涓细流发展到向外大规模派出和平队。通过以上措施，肯尼迪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政府在海外学生交流中的主导作用，为美国政府有效运用其服务冷战创造了主动权。

#### 四、结语

开展国际学生交流项目本义是为加强人文交流，互通知识和技术、交流思想和文化、增进理解和善意，其积极意义可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国际学生交流项目一旦掺入政治意图为政治服务，难免会异化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工具。纵观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向冷展转型的历史轨迹，可以说其中渗透着美国政府的心理宣传意图，使其服务于美国的整体冷战战略。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人热衷于到国外开办学校、开展学生交流，虽其重要意图在于传播“基督福音”和文化交流，但也输出了美国的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二战期间，美国面对法西斯国家在拉美国家的文化渗透，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逐步转向服务美国政治需要的现实问题——反击法西斯国家在拉美的文化渗透，海外学生交流开始纳入美国战时心理宣传的轨道。二战后至1961年，冷战的爆发及其加剧，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逐步完成了向冷战心理宣传工具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美国加大了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互派学生交流，同时派遣美国专家和学者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意图主要是将与之交流国家引向美国构建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中，以达到按照美国所制定的国际

<sup>46</sup> Walter.Hix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St.Martin's Griffin, 1998, p.157.

<sup>47</sup> *FRUS*, 1958—1960, Vol.10., p.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27, 1958, Box 30, DDE diary series, DDEL; Telephone Calls, Feb.25,1958, Box 10, *Papers of Christian Herter*, 1957—1961, DDEL;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17, 1959, Box 15, White House Office, Staff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Trips and Meetings*, DDEL; Walter.Hix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St.Martin's Griffin, 1998, p.157.

<sup>48</sup> Public Law 87—256, SEPT. 21. 1961, p.527.; 胡文涛：《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45页。

<sup>49</sup> Phillip H 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45.

规则来参与国际事务、规范其他国家行为的对外目标，同时培养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他国领袖和知识精英，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战略。由此，海外学生交流项目也成为美国政府打击和破坏异类文化或意识形态，对外传导美国国家意志、输出美国价值观和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途径。

#### 参考文献

- (1)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Historical Collection (CU) Records, ca. 1938—1984 (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历史文献卷宗)
- (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Annual—Report (1945—1991)、Open—Doors Books (1948—1991)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年度报告文件)
- (3) J. William Fulbright Papers (富布莱特个人文件)
- (4) Gal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解密文件资料系统)
- (5)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 W. Norton & Co, 2000.
- (6) Stephen J. Whitfiel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The American Momen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96.
- (7) MTony Shaw, Denise J. Youngblood, *Cinematic Cold War: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Univ Pr of Kansas, 2010.
- (9) Walter · L · Hix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St. Martin's Griffin, 1998.
- (10) Yale Richmond, *U. S -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 On Deformation of U. S Oversea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A Cold War Propaganda Tool

Yongguiche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Science Wuhan 430074)

**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propaganda, Cold 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U. S Oversea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focused on three periods: First, before World War II, policies of the U. S Overseas Students Exchange embodied in form "contingency, collateral, and highlight the practical" to use overseas student exchange to service wartime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Second, During Truman administration, Cold War prompted the Oversea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to completed essent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d War psychological propaganda tool. Three, During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Cold War confrontation intensifie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Oversea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in the role of Cold War propaganda both from the essence and form.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the U. S Oversea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as a tool of Cold War gradually by the U. S. government brought into the orbit to con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m, became important way for the "heart" of people to erode heterogeneous culture or ideology, to externally transmit the u.s national will, to output American values.

**Key words:** U.S Overseas student program Cold War